

# < < 紋身師——逃離沉寂冷靜的狂 熱 > >

作者: 問題二筒

Powered by [紙言](#)

# 序

「瘋子！他一定是個瘋子。」這是我對這個人的第一個印象。

「原來死唔去都好慘架，你仲感受到痛，會行，會笑，會喊，會做愛，會餓，會病，但就係唔會死。」披著一件風衣，穿著一件印上「第零屆格鬥學會」短袖上衣，雙手包緊著厚厚的搏擊用紮手帶，右手緊握一把「指虎刃」的凌寧說著。

自從遇上「一仔」之後，我所碰見的怪人多不勝數。

但這個滿面刀疤，出沒在屋邨範圍，而且大喇喇的帶著大殺傷力武器，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那「指虎刃」，我認得，我家裡也有一把。

但分別是，我家裡的，沒有開鋒，而他右手上的，沾滿了血。

待續.....

# 第一章：血色平安夜

紋身師三大守則:

- 1.聆聽顧客要求，說出自己所想，達成共識。
- 2.由師傅口述的規則，不能說出來。
3. ....

每個正式被紋身師協會認可的紋身師身上都有一個代表自己的羅馬數字。有人說那數字代表在紋身界的地位，有人說那數字不能給同行看見，有人說那數字內藏魔法，甚至說是殺過人的總數。可卻沒有一個說法完全準確，同行間好像也有不明文的規定。令這數字變成一個謎。唯一一個較為可靠的說法，就是一日沒完成紋身師的宿命前，那紋身師都不會死去。

=====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個很平常的商業節日。每個人，每對情侶，每個家庭，甚至不同的組織，都很平常的在慶祝。

根據非正式統計，有八成以上的人類都是正常人。

這晚，凌寧在馬鞍山的海旁慢跑著，右手同樣緊握著他的「指虎刃」。穿著連帽的衛衣，眼神掃描著每一個沒給他嚇到的途人。

這個在紋身行內脾氣最古怪的紋身師，由正式給認可之後，就從來沒接過任何一單。

「小姐，你一個人呀？」凌寧臉掛著假的微笑，對這天還一個人看海的女孩問著。

「唔係呀，有啲野陪緊我。」那女孩同樣回以假裝的微笑。

凌寧看著這微笑，脫下了帽。

「死之前，你有咩想做呀？」凌寧一臉認真的問著。

「我希望天下有情人都有曬小腿。」那女孩胡亂說著。

凌寧聽後，笠起衛衣的帽，開始狂奔，揮著那把「指虎刃」，切向每個經過他的情侶的小腿。

這個血色平安夜，讓馬鞍山的海岸沾滿了血。

待續.....

## 第二章：收徒

早在一百年前，大概1918年，已有流言傳著香港出現紋身師協會。

成立目的不明，過程不明，連加入方法亦都不明。

除了那些羅馬數字証實協會的確存在之外，還有在每個紋身師被正式認可後，可獲得對別人造成永不磨滅的傷口的能力。

該能力通常都注入在一種工具內。只用畫筆的「梵高」，也有用煙蒂孔作簽名的「煙神」，還有削尖了指甲的「淫婦」等等有名氣的怪人物、大人物。

這班捨棄了正統紋身槍的紋身師被同行稱作「亂子」，雖然他們行為古怪，做事不按常理，但只要不違背三大守則，仍會收到幹活後必得的報酬：一次與顧客記憶互換的機會，只是記得多少全憑他們自己。

而那些違規守則的，像凌寧這個瘋子，不但失去那奇妙的報酬，而且將不再得到協會在明在暗的幫助。

違規嚴重者，將永久消失於紋身界，只是報應來的時候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甚至有些還一直活得好好。

凌寧自然自語的慢慢走回來：「終於再有記憶塞入我個腦喇。」

他一下停在血泊中，那女孩的身旁：「我收你做徒弟丫，我教你做紋身師。」

女孩展現興奮的笑容：「紋身師可以好似你咁周圍斬人？」

凌寧：「唔可以。不過如果你想既都可以。」

女孩顯然有點失落也有一點不解再問：「咁可唔可以殺人？」

凌寧把她一拳打暈，揹著這個與對世界和平有著極大威脅的女性離開這血染的海旁。

待續.....

### 第三章：秘密警察（改）

這可疑的古怪男性，揹著一個暈倒的女性，一直慢步走到烏溪沙村沙灘旁的樹林內。

警車與救護車早已嗚嗚作響，在沙灘燒烤場的兩名便衣探員，有掛著金哨子畢業的「金傑」以及當了十年差仍一無事處的「老鄔」。

早已接獲線報，打醒了十二分精神留意可疑人物。

「疑犯手執利器，犯案手法接近職業級殺手，DC53型罪犯。」他們倆看著同一個電話群組所發出的訊息。

凌寧走到樹林小路出口，剛好目光與他們倆對上了。

老鄔繼續平靜地按著手機輸入訊息，輕聲向金傑說：「係佢喇。我老了，跑唔郁，你去追佢啦。」

金傑目不轉睛的看著凌寧，凌寧慢慢將女孩放下，對著金傑狡猾的微笑了一下。隨即向著森林方向逃去。

金傑：「你把口真係，好既唔靈醜既靈。我去追佢，死老野你去救條女。」

金傑用著平身最快的速度起跑，幸好現在穿著的是鬆身的便服。若現在一身軍裝，相信他連起跑的心情都沒有，畢竟凌寧與他有著超過二百米的距離。

這二百米的距離，就算凌寧不逃跑，要跑去救那女孩，也需要二十多秒的時間。

而且，為了不讓目標走失，已經拼了命的追蹤著。

在密密麻麻的叢林中，要不是對方犯下太大的失誤，要在他們眼底下逃脫的機會可真的很高。

「嚟，嚟，嚟.....」在不遠處傳出怪異聲。

別過視線細看，原來只是隻鴿子。

不一會兒失神，金傑也真的跟掉了在跑動的人影。

走回剛才奔跑的路上，一直追蹤著地上由那「指虎刃」滴下的血跡，他來到了森林的深處。

一個熄了電筒就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

待續.....

## 第四章：幽暗森林

電筒只照亮了傑附近的枯樹，分不清是這片園林都只餘下枯樹，還是他的電筒還不夠光照到那些未落葉的冬木。

就在光照到一個慢步中的瘋子背面時，二人同時停下腳步。

分別在於傑停下得帶點膽怯與不知所措，瘋子卻伸了個懶腰慢慢轉身。

凌寧平靜地似問非問的：「死差佬，你有冇諗過如果你一定唔會死，你會做咩呀？」

傑呆了一下，凌寧隨即衝近，乾淨利落的用那「指虎刃」，切向了他的「人中」位置。

明明他們相差起碼十步之遙，傑完全想不到這人用甚麼方法衝近的。

但不管他怎做到的，血液確實瞬間噴灑到凌寧的臉上，金傑忍著痛，左手掩起傷口，右手摸著腰間，忽然想起配槍已不像穿軍裝時掛在那熟悉的位置。

身上甚至沒有任何能反擊的武器，凌寧再以一腳踢在傑的腹部，傑就這樣失去氣息。

整個「襲擊」在短短十秒就完結了，凌寧脫去自己的紮手帶，替傑包紮好傷口，隨後再扒出這個「死差佬」的手提電話。

撥打了九九九：「喂，報案中心呀，喲度係烏溪沙新邨，有位便衣警員頭部失血過多，快啲派人黎救佢啦。聖誕節快樂。」

掛掉電話後，掉在地上的電筒只照到凌寧慢步離開這片沒被命名的森林。

待續.....

## 第五章：陷害

在燒烤場那邊廂，老鄔看著這個完全沒反應的女孩，拍了兩下她的臉頰。

暗陰的街燈映照下，為這平凡的臉孔加上了一點點美，對於這老警察，自從十三年前，親眼看著同袍老婆被強姦犯「先姦後殺」之後，一直都沒認真看過任何一個異性。

至於那強姦犯最後在獄中被如何處置，老鄔又怎樣當了四年「沒用」的「獄卒」，又是另一個無聊又老土的故事了。

一段段比AV情節還慘痛的回憶湧進這老人的腦海，女孩此時突然醒來。

「嗯.....哩度係邊度呀？」剛剛醒來的女孩站起來拍拍屁股上的泥塵，說出一句經典的台詞。

「小姐，我有理由懷疑你同一單刑事襲擊案有關，而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你所講既都會記錄低，成為呈堂証供。」老鄔同樣回應另一句經典台詞。

女孩撥弄了一下她一頭純黑色的長髮，慢慢走近老鄔，舔著上唇嫵媚的說：「咁如果我講左你又記錄唔切呢？」

這下動作，使老鄔忽然有點不知所措，還向後退了一小步。

這些年來，屍體、拿槍的疑犯、火災現場等等，都沒令他後退過一步。因他知道這一步的後果，上一次退後就令他失去了心愛的女人。

這一次退後，就令他背部的左邊「脾俞位」與「腎俞位」之間，插入了一把原本藏在他褲袋的萬用軍刀。

最後的景象，只看到那女孩慢慢脫下衣服，一絲不掛的躺下，位置剛好給他向前倒下，壓上去。

「Enjoy your christmas。」一直站在老鄔背後的凌寧對女孩說了一句古怪的說話。

待續.....

## 第六章：茶樓

在改了很多次名字的屋邨茶樓內，「金伯爵」、「彩龍」、「金燕」.....

現在的名字甚至每天都來坐的那個老伯伯也忘記了，他只記得門口叫芳姐的姿客。

凌寧找了枱開了三個茶位的位置來坐，一坐下便拿著雙筷夾起點心。

同桌的花白短髮中年男人自顧看著報紙，沒理會這個不速之客。反而旁邊的老婦人忙著說：「食得咁急因住哽親呀！」

嘴嚼著蝦餃的凌寧笑得很開懷。

白髮男呷了一啖濃普洱，讀著報紙：「哇，休班警員強姦不遂反被刺死，係烏溪沙咋喎。」

凌寧搭話：「腎臟中刀，失血過多致命㗎嘛。」

老婦夾了一棵生菜：「哎呀，聽到都驚，唔好睇哩啲啦，老公。」

白髮男收起報紙，摘下眼鏡：「呵呵，咁人地印係頭版㗎嘛。」

隨即拿筷子：「靚仔，你做邊行架。」

凌寧這次咬著金錢肚：「我想做殺手呀。你教我㗎。」

白髮男冷笑了一聲：「哩餐食飽啲，幫我搵哩個人出黎。」

在口袋拿出了一張黑白照，左邊的應該是年輕的他，右邊的跟老鄔長得一模一樣。

凌寧看了看照片：「唔要，好無聊姐。」

「你大禍臨頭喇。」一把滄桑沙啞的聲線在凌寧背後響起。

聲音的主人是一個彪大漢，雙手緊緊捏著凌寧的肩膊：「跟我走。」

待續.....



## 第七章：純黑車輛

純黑的七人車，車身卻滿佈銀白的「傷痕」，車牌是偽造的，車內的司機「Hugo」是個毒販子，每天起床抽一根大麻就去當個司機。

凌寧雙手雙腳都被索帶索緊著，但沒有半點被束縛的自覺。

壯健大漢光著上身，在副手坐點播著歌曲：「怪就怪你右手個標記太顯眼喇。」

「你心口個十字都好顯眼姐。」凌寧打了個大大的呵欠。

「十號，你都係著番衫啦。同埋播番啲柔情歌丫，唔該。」坐在凌寧旁的「淫婦」在削著指甲。

「如果唔係師傅有命，要帶你條廢柴番去見佢。我都唔想同你班亂子扯上關係。」十號扭大了音樂，卻乖乖的穿回上衣。

沒有柔情歌，反而搖滾樂曲卻震盪著車內四人的心臟。

車速開到一百多公里，毒販子卻沒有減速的意思。

「佢唔止係亂子啦，嘻嘻嘻。」Hugo詭異的笑著。

「究竟犯左守則既感覺係點架？我陪你訓一晚，你話我知丫。」淫婦拉高了聲線，用指甲輕掃著凌寧。

凌寧沒有半點回應，食指一下一下的跟著節拍點在大腿。

凌寧閉著眼說：「要停車嚟。」

七人車突然急剎，停在一個十字路口前，車頭方向是一輛純黑色的林肯長轎車。

待續.....

## 第八章：十字路口

如要鳥瞰整條十字路口，就會發覺，因那劇列搖晃中的長轎車停下的不只凌寧一行人。

看去其他方向，還有只有兩坐位的開篷跑車，車身印有「分類、回收、再造」的大形垃圾車，不多不少叫不出牌子的房車。

當中，最奇突的莫過於在警車路障後的一輛淺藍色「大嶼山」的士。

長轎車司機站了上車頂，嘴巴張得大大的叫喊著甚麼經典台詞似的。

車廂內的響亮音樂卻掩蓋了外界的任何聲音。

hugo合上眼，揚一揚眉頭，抖擻精神。

「講咁多廢話，比班警犬盯死就慘喇。」一邊自然自語，一邊在腦海裡盤算著逃跑路線。

幾秒後，他拉開車門，向行人路方向跑去，這舉動反而引起了警車注意。

淫婦：「屌！個死毒梟係咪on9架。」

十號拉開車門，語重心長道：「佢咁做係為你好咋，傻女。」

淫婦一愣，心想這句好像在夢內或別的那裡聽過，慢慢感到連場景都隨著腦內畫面短短幾秒的重疊了，「既視感」的感覺。

「砰！」副手座的車門隨著十號下車重重的關上，擋著正要前來檢查車子的便衣探員。

凌寧一個翻斗，滾到了後座。

車門擦一聲拉開。

「小姐，麻煩你落一落車。」說話的正是剛出院不久的金傑。

待續.....

## 第九章：六發子彈

「哇，哥仔，你唇上面條痕好靚喎。」淫婦剛下車就伸手想輕撫金傑那傷口。

「我要搵既人唔係你。」一側頭避過那些充滿殺氣的指甲，打開電筒照進車內。

「司土，你開車門，熄音樂，我一個人上車，關門之後，你地未聽到槍聲都唔好入黎。」金傑心裡督定車內還有一個人，那個人一定就在車內。

叫「司土」的走到車頭把音樂熄掉，起初十號動了動身，卻立刻被其他金傑的跟班用槍指著。

當然，淫婦同時亦被指著：「嘻嘻，如果你地拎另一支炮指住我就好喇。」

傑的電筒照進車內，雖然車是開著燈的，但他只專注在電筒照及的範圍。

原本只有上半身在探查車廂，在按了三下海綿座位，車後方也沒古怪，索性整個人坐上車，關上車門。

在檢查全車後，發現不到任何人的金傑，眉頭深鎖地想著：「點解會冇人既呢，個痴線佬冇理由走得甩架喎。」

他由凌寧雙手雙腳被縛丟上車後，就一直跟到這裡。

越想越不對，背後甚至感到一陣陣悚然，冷震也來不及打，手槍隨直覺轉身就打了一發。

「砰！」彈殼伴隨槍聲，無聲的掉在海綿坐位，但子彈卻打了個空氣，結果是後車玻璃多了個子彈孔。

傑想都不多想，向身後的坐位，砰砰的再開兩槍，卻不見有血液滲出，也沒有中槍的慘叫。

在同僚打開車門之際，傑跪了起來，探頭由上而下對著車尾坐位再開三槍。

待續.....

## 第十章：不死將亡

「明明仲有一粒子彈。」凌寧躺在後座下方改裝過的空隙，心裡想著。

喉嚨，鎖骨，小腹，肝臟，明明都中槍了，而他只是感到強烈的睡意。

「呵呀……」張大口打了個爽快的呵欠，就沉沉睡去。

-----

「想死既話，拎住佢一下插入心臟，知嘛？」說話的人坐在凌寧面前拿起一把剛磨利的「指虎刃」。

凌寧目定口呆地看著鎊絲燈下照得閃閃發亮的它。

「喂，遊魂呀？拎住啦！」

「哦哦。」左手正要伸手去把那「指虎刃」握著。

「右手呀！」

右後腦袋被硬物重重打擊了一下。

-----

「咚。」痛楚與他由七人車後門滾到地上撞到頭的感覺連上了。

一睜眼，想要搓眼卻發覺雙手雙腳還是被緊緊索起。

「嘻嘻，到拿？」凌寧對著一個撐著龍頭杖的老伯微笑。

十號怒氣沖沖的把車後門拉下，輕輕送了凌寧一腳：「死仔，開六槍你都有事。」

蹲下徒手就把索帶一一扯開。

凌寧隨即站起伸了個大懶腰，環繞看了一周。又是一片沒人煙的深山停泊處，月亮高高掛起。

路燈照到周圍泊了不知多久的一二輛大貨車。

「師父，徒兒先行告退。」十號向老人恭了個手，就隨七人車離去。

「你就係個大舊衰既師父？你都咁老喇，仲唔想死咩？」凌寧再度用著那平淡的語氣問他。

「陪我行去拎啲酒丫。」沒等凌寧回答，老人就撐著拐杖呢呢喃喃說著甚麼的走向突然亮了車頭大燈的貨櫃車。

卻又突然回頭問了一句：「你好地地做咩想殺人呀？」

待續.....

## 第十一章：其言也善

晨早的日出從貨櫃車的擋風玻璃灑進車內。

「殺人放火金腰帶唔係真架咩？」凌寧拿著第三瓶酒樽問。

「噓，買丸仔，白鳳丸，丸仔都發左。」

「嗝！」一口重酒氣從老人口內吐出。

「傾計.....開車！」老人夾雜著碎碎念把車匙插進匙孔。

「以前，興倒車，我地今日，直撞。」豎起帶著金指環的食指向前一指。

一踩起油門，老人雙眼瞪到極大，猶如要將車頭的所有境況收進眼底。

儘管山路彎急，車速卻仍保持時速六十公里入彎。遇到凹凸不平的補路，車內卻沒有多餘的起伏，連左右搖擺都沒有。

「打開櫃桶，第一個信封，睇下去邊。」

「大埔道三十二號，閘門毀壞。」

「今日？」

「今日。」

「哎唉，果邊有個油站，你一陣落車打爛啲CCTV，我留係車等你。」

「你揸左好耐車架喇？」凌寧仿佛看見另一個人似的問。

「噓，你唔係想殺人咩？想跟我學車呀？哈哈。」老人開懷的笑著，沒帶半點應有的酒意。

「哩度落。」車停，門開。

可是，明明這邊離油站還有一大段距離。

凌寧拿起老人未喝完的那口酒：「如果我做唔成殺手，跟你學車。」

「哈哈！好！」

凌寧下車後，沒有向油站走去，反而往山頂上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沒理會小腿似火燒的痛楚，沒理會乾涸的喉嚨，沒理會背後油站的爆炸。

待續.....



## 第十二章：白貓兒

天空慢慢由晨曦的黯紅色轉成烈日當空的一片藍。

由於是上班時段，爆炸牽連到整條大埔公路癱瘓，大量車輛堵塞在山路。

住在獨立屋的著名諧星——林建峰，卻見怪不怪的把一個大垃圾袋丟到大門外，正要轉身走的時候，眼角看到了一個大男孩。

凌寧，向著他報以一個燦爛的笑容。

但看是厭倦了人們對他笑吧，眼簾半閉的鄙視了凌寧一下。

凌寧一個不爽，把酒瓶大力擲向獨立屋，窗戶瞬間破碎，嚇得屋內的白貓一下子跑走。

本來往山上跑的他轉向追著白貓，見狀有異的林建峰追著凌寧。

白貓停在了山坡擋土牆頂，猙獰地對著草叢內正步步迫近的野豬群齧牙。

凌寧亦手腳並用爬上去，抽出忍刀與野豬群對待。

這一幕人貓野豬戰，加上林建峰穿著睡衣一臉凝重，在山坡下措手無策的站立，吸引了不少車主的眼球，有的開始叫囂，有的拿起手機拍攝。

油站意外產生的塞車焦躁感，漸漸給這小鬧劇舒緩了一點。

「師傅！」人群中一個年輕少女向凌寧大力揮著手。

待續.....



## 第十三章：殺生之禍

「接住先，自己執生喇！」凌寧一手抱起白貓往女孩那邊掉去。

女孩驚惶的接著白貓。

凌寧隨即開始拿著「指虎刃」肆意的切向野豬群。

皮粗肉厚的牠們當然不懼怕，還一隻接一隻的撞向凌寧。

「澈！」一隻野豬的眼睛被一刀首刺爆。

再一擰，野豬發出淒厲的叫聲。

「指虎刃」還未拔出，他已轉身踢向從後衝近的另一隻。

半飛之際，下顎弱點露出，一切。

一個深得連舌頭都差點切斷的傷口。

眨眼間，能動的野豬只淨下兩三隻，但都開始逃走。

「喳！」凌寧抓著一隻逃得較慢的，切去了牠的尾巴。

又多一隻因痛苦而在地上掙扎的。

紅了眼的凌寧一刺一穿從牠們頸後插入頸骨，連奄奄一息都沒有，全部靜靜的躺下來了。

「嘎！」他大口大口的喘著氣，看向人群。

在圍觀的有失聲尖叫的，有打電話報警的，有呼喝叫止的，卻沒有一個出手阻止的。

「師父！我搵左你好耐喇！」女孩隨手把白貓交給路人甲，走向凌寧。

凌寧：「喂，跟過黎啦，唔好再比人困住呀！」

這句仿佛說給白貓聽似的，白貓踉蹌脫路人甲，再次跑上山坡。

那女孩也一同跌跌撞撞的爬了上去。

待續.....

## 第十四章：食物鏈

乾柴劈礫啪啦的作響，那斷尾的野豬就吊在火堆的正上方。

凌寧右手均勻有序的轉動著牠，左手撩動柴火，一臉歡喜。

下著微雨的大冬天也無阻燻焦氣味送入鼻腔。

在逗貓的女孩想起還沒自我介紹：「係啲，師傅，我叫童若靈呀。」

隨手拿起樹枝在地上寫著。

「嗯，我有興趣知。」

雙眼還是沒離開在烤的肉。

「你又話教我紋身，但掉低我係沙灘就唔見左。」擦去地上的名字，重新逗著白貓。

女孩沒搞清楚拜師與學藝之間的微小分別。

「你估貓食唔食野豬丫拿？」凌寧沒有回答。

「可能食腳唔食手掛。」

「咁可能食眼唔食耳仔。」

「食心臟唔食肺。」

隨意的對答，不知所謂的笑了起來。

「喵。」

「喂，走喇。」

「下，你燒完唔係食架？」

「唔係比我地食架，嘻嘻」最後兩聲凌寧笑得特別響亮。

「哦。」沒有多問幾句，女孩就跟著走了。

待續.....

## 第十五章：進食

隨香氣而來的當然不會是這熟豬的同伴，焦屍的氣味只會引來獵食者。

一群穿連帽黑色大衣看不清樣貌的人浩浩蕩蕩地走到火堆旁。

黑色大衣的質地有點怪，有別於普通的尼龍，是種感覺摸下去會跌手的表面。

絕對不適合弄髒的外套與空氣中瀰漫的木柴屑無形的對抗著。

「吃！」站在最前看上去像首領的人一聲呼叫，一行七位黑衣人便徒手撕開還在燒的「無尾野豬」。

狼吞虎嚥，不，他們吃得不是這麼急，是飢不擇食吧。

血水還留在肉骨之間，卻沒有多得溢漏到手臂，洽到好處。

「咕嚕……」躲在遠處凝視著一切的女孩肚子不自覺的發出了叫聲。

原本吃得「吱吱嚙嚙」的黑衣人們瞬剎停下手，連嘴嚼也一併停下，像影片給意外按到暫停鍵一樣。

女孩感到重重的壓迫感，下意識抓緊身旁的凌寧。

凌寧瞥了一眼她的肚子，淺笑一聲。

「肅清隊都會肚餓架嘛，唔食野點得呢，食飽先再追過啦！See u guys!」夾雜著英文與這瘋子格格不入的古怪腔調隨風傳到黑衣人耳中。

其中一個黑衣人有的沒的答著：「Let's did it!」

然後他的食相被重新按下播放鍵。

待續……

## 第十六章：肅清隊

肅清隊，專門為紋身師協會內的家伙，幹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勾檔，當中有曾經的顧客，有他們自己，也有一心要加入協會卻不知如何的。總之就是雜亂不堪的一班人。

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那一身黑色大衣，以及他們每每聚集之處必然清空場地，絕不允許不干事人等出現。

除非那些人成為他們一份子，或者從此被消失於世上，這是他們能力範圍的事，也算是份內之事。

凌寧自言自語般說著：「好地地又會比佢地跟上既，睇黎我收錯徒弟。」

若靈：「咦，你講緊我呀？」

只看對話，會以為他們倆在閒談，但實際上，他們被背後六個黑衣人追著。

不知怎的，跑著跑著，又回到原來的火堆前，兩人停下細看。

一直在吃野豬的那名黑衣人問：「You guys won the running game.」

「佢講啲英文咁難明既？」若靈問。

凌寧不置可否，只是緊握著「指虎刃」一臉凝重的注視笠頭大衣內的容貌。

在他倆目光對上的一刻，凌寧看到一雙碧綠色的眼睛，像有吸力般讓他失神。

眨眼間黑衣人消失了，連同火堆以及那「無尾野豬」。

「捉實，唔好放手，就算出曬汗，出埋血，都唔好放手。」

「係喇，拎黎啦。」

凌寧伸出右手：「右手丫嘛。」

「咁！」

左邊臉一記刺痛，「雙手接野呀！」

待續.....

## 第十七章：願望的威力

不是逃跑，不是追趕，卻一直在跑。

沒錯，這就是若靈與凌寧現在的狀態。

肅清隊在後面嗎？

還是在轉角準備伏擊他們？

沒關係了，他們放空了意識。

只餘下喘氣聲與汗水提醒他們倆還是存在的。

「右轉！」若靈在充滿途人的大街指示凌寧。

凌寧卻突然停下腳步站著。

「呢度係深水埗？」他環顧四周。

「哈哈，哩度係銅鑼灣呀。」若靈轉身大笑。

實際上，他管不了這是什麼地方了。

在瘋子眼中看見的，除了穿黑衣在走動的人形生物外，就是各種奇珍異獸。

有張牙舞爪的小獅子，臉部劃損了的狐狸，甚至擱淺了的座頭鯨。

而且狐狸化成兩隻，雙雙還繞了他一圈後跑走。

「肅清隊呀，原來咁難對付。」凌寧拿起「指虎刃」，從左眼角起，水平地慢慢切向右邊。

溫暖的血液自眼尾，眼尖滾滾流下，但他的眼球卻反而沒有爆開。

「師傅！」熟悉的聲音讓他張開眼睛。

他看得更清晰了，聽得更清楚了。

一個老女人在若靈身傍走過，雙目無神，手中拿著一支針筒。

「Don't touch her, she's mine.」凌寧捉緊了老女人的手，說起英語來。

「You are late.」老女人微笑，針筒已不經不覺刺進了若靈的大腿。

「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若靈失控大笑，在初春正午的旺角行人專用區。

百老匯的電影廣告牌正播放林建峰少有演出的一段深情戲。

凌寧再次發瘋，把一切在他眼內所謂的「情侶」的小腿都割下來。

七十七對，一共一百五十四雙小腿。

待續.....

## 第十八章：溫馨的算帳

「七首搖滾歌，一共二十七分鐘零四十八秒，三十五個急彎。」

穿著一身黑衣的Hugo，穿過慘叫聲一步一步走進凌寧的視線範圍。

「哩個係上次載你既記錄，你仲想刷新啲乜呀？大人？」

Hugo隨手拿起一隻不起眼的小腿張口就咬，有如噬咬著棵蘿蔔似的。

廣告牌上的林建峰又把情深說話讀了一遍，潛伏在背後的變態殺手一等他閉口，就開始行刑了。

「噠！」還在傻笑的若靈身傍站了個高大的黑衣人，鬆容不迫的點起香煙。

煙神！凌寧一眼便看出了。

「你就係零號呀？」平淡而穩重的吐出一口煙。

「你師傅冇教你三大守則架咩！」煙神帶著和祥的容貌卻激動的鬧著凌寧。

「噠！」又點起了一支煙，原本的那根已被彈到其中一位在爭扎的途人的傷口位置，就這樣止住流血。

「噠.....噠.....」點火聲此起彼落，很多很黑衣人漸漸走來，煙頭一個一個的印到途人的傷口上。

被印到的途人，有的傷口結痂，有的整個焚身化成灰，有的重新長出小腿。

鬼魅怪誕的風景——影入凌寧眼球。

白貓躲過了煙神想印在牠身上的煙蒂，沿著若靈的手臂爬上她的頸。

若靈停止了笑容，眯著眼環看身邊，突然感到大腿一記刺痛。

帶著白貓兒跑到凌寧身旁一把拉他走。

「要走喇！師傅。」

「上我車啦！」路旁一輛突然出現的七人車門打開，駕車的人樣子竟然跟Hugo有九成相似。

分別在於駕車的這個人沒有左耳的。

Hugo舔著吃清了肉的骨頭，有意無意擋在車子與煙神之間：「收起自己個數字係常識啦，話極都唔聽。」

脫掉大黑衣，短褲管下的一雙小腿各自紋著「拒菸」、「戒酒」的標楷體。

黑衣人們就像看見獵物一樣，所有目光都注視向這雙小腿。

Hugo拔腿就跑，煙沒於人群之中。

待續.....



## 第十九章：遲到的刑罰

「我這個呀，是天生會遲到的體質吧。」副手坐的Hugo突如其來的出現說起普通話。

右邊耳朵後三點手指位的位置多了一個咬痕。

七人車內若靈表現得很焗束，看上去像覺得整輛車擠滿了人似的。

當然呀，現在車速可是一百三十一公里。

在凌晨旺角的街道上。

「哇，今日咩日子呀？」

睡在車尾被漫畫蓋著頭的一位小胖子紮醒問。

「十一月三十日，亥戌年」

按著若靈在疆化的右腿的黑市醫生「仇虫」回答著。

凌寧抓起若靈的秀髮：「是你洗牌了吧！神婆！」

「mo to mo say Woo co co.」

「是我幹的。」

把車窗降低，左手閣在車門的Hugo說。

「要整條左腿切掉喔！」仇虫操著一口娘娘腔。

「停車！」

車速沒有減慢。

「零號，你犯左規，係要受懲罰架。」

車尾的小胖子試圖平息瘋子的怒火。

「咚咚咚。咚咚咚。」

車內一片混亂之際，詭異而有規律的叩門聲靜止了車內的六人。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待續.....

## 第二十章：折磨

死火燈亮起，眾人都下了車，留下凌寧跟若靈二人。

「爆左軟嗰！」Hugo繞了一圈說著。

在高架天橋上，車輛一架一架駛過，仇虫站到路中心，把一台電單車截停，一下子騎上尾坐，消失於公路的盡頭。

一輛蓋了「暫停載客」的市區的士也跟著停下。

那個沒左耳的七人車司機上的士前放下一句話：「呀零，你仲未係時候收徒弟呀。」

Hugo回到七人車內。

「有冇諗過，其實就咁死左佢都幾好？」

有想過嗎？死亡其實是很吸引人的

凌寧一邊用「指虎刃」將若靈大腿上的腐肉挑走，一邊問。

「人離死亡越近，先會越知自己仲有咩未做既。」Hugo玩弄著吊在倒後鏡下的兩棵眼球。

凌寧雙眼一直沒合上，沒法合上，但眼皮卻撐不住重量。

「放.....放.....過.....我.....」

微弱的氣音由耳窩鑽進腦內。

待續.....

## 第二十一章：往生之路

「放.....放.....過.....我.....」

臉無血色的若靈揚起滄白的嘴唇。

也分不清她是對著「指虎刃」沒停下過切割的凌寧訴說，還是對一直死盯著那眼前的空氣哀求。

「快手呀！佢左手腕變緊黑喇。」

瘋子只用眼尾瞧了一下，以回應 Hugo 這焦急的警告。

「屌！豁出去！」

Hugo 吞了兩棵眼球，重新跳回駕駛座。

「右，左，左，右，大迴環！」

一腳重踏油門，一手猛轉車窗搖杆，將之打開。

「嗚.....嘔！」

整個頭伸出車外，毫不自制地嘔吐。

Hugo 感到連肋骨仿佛也收緊至快要插穿食道。

但仍單手緊握軚盤，順著剛剛逕自叫出的口號轉向。

原本已經破了車胎的七人車，再加上這種絕對不能稱為動魄驚心的駛法。

客座位上的兩人不意外的被拋出車外。

凌寧在千均一發之際把「指虎刃」反手狠狠插進前臂，空出的另一隻手緊抱著若靈。

在地上逆時針滾彈了六個圈後，沿馬路旁的石壘捲進了草叢。

待續.....

## 第二十二章：死神

Hugo的狂妄駛法最終以與一輛「紅van」相撞作結。

交通警，救護員，連件工，都沒有發現給拋出車的兩人。

碎了的骨骼「格格」作響，意識還是有的，但除了感受到疼痛，連手指頭都移動不到半吋。

手還是緊緊的摟著若靈，即使毛蟲爬過，雨水灑下，白鴿下蛋。

偶爾有路人於深夜路過，卻被恐懼蓋過了好奇而沒有走近。

「喂，抖夠喇！」

一個赤裸上身，背部密密麻麻紋了大大小小的名字，被稱作「死神」的傳說級殺手輕踢凌寧。

他背部每個名字的主人全都已經不在世上。

他的背部就是一個名冊，一個地球上不能被再使用的名字的名冊。

甚至初生嬰兒，如果與他背部的名字剛好對上了，他一樣不會留手。

「終於遇到你喇。」能重新站起的凌寧臉帶歡笑的說。

若靈仍然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

「坐丫。」

在附近找了一張被棄置，或者是某個已故老人曾用過的木椅子，讓「死神」坐了上去。

「我好忙架，你快手啲。」

「我希望你都可以快手啲。」

「哩個世界，死一半人就好喇。咁世界一定會好和平。」

「咁你死定我死好。」

「自己諗啦。我打份工架咋。」

赤裸男抱著不知甚麼時候跳上他大腿的白貓，溫柔的輕撫著。

待續.....

## 第二十三章：死者已已

黑色的血液在「死神」的背部一滴一滴流出。

隨空氣盪滾的蒸發。

凌寧拿著他的「指虎刃」，慢慢的在這男人背上刻劃著。

誰？究竟這熱愛和平的瘋子，想要殺誰？

「哈哈，你都幾大膽架喎。」死神站起來。

「如果可以，我真係覺得哩個世界要少一半人。既然係咁，唔係你就係我架啦。」凌寧感到全身乏力，大字形躺回草叢。

在死神背部，多了一個名字，「凌寧」。

---

「你，絕對唔可以接任何一單。」

在辦公室的少年腦內回響著這句話。

少年看向坐位旁沒人的空椅說：「幫我去拎杯水丫。」

坐在他背後的林仔回答：「自己去啦，懶鬼。」

「我有叫你咩？」少年譏諷。

林仔不耐煩道：「咪玩啦，哩度除左我同你仲有邊個呀？」

少年看向身傍，一陣悚然。

待續.....

## 第二十四章：晚宴

穿著一身黑色蕾絲邊大露背晚裝的雅靜，是黑虎堂堂主的獨生千金。

拿著喝了一半的法國紅酒，與名字相符，優雅地站在會場貴賓席的自助食物桌旁。

來自各界的風雲人物都盛裝出席這晚由各知名單位主辦的香港紋身展籌備晚宴。

「你著得咁少布，唔凍咩？」一身黑西裝的錶行太子爺自以為風趣的前來搭訕。

「不得對小姐無禮。」不久前成為了雅靜貼身護衛的十號有禮地警告著。

雅靜微笑：「我認為衣服係為左遮掩人類內心既醜陋，而且如果唔係公子提醒，我本身都覺得今晚會場溫度好舒適既。」

太子爺臉頰微紅，卻沒打算結束話題：「咁我換個講法。小姐你既玉背令小人心裡難安呀。」

「少爺仔，咪以為飲多兩杯就可以亂講野呀。哈哈。」黑虎堂二堂主，人稱「笑面虎」前來拍拍太子爺的肩膊。

「二爺，晚安。」雅靜向他點點頭。

「哈哈，冇見咁耐，契女都仲咁乖呀下。」

「都係家父管教有方。」

「講起你老豆，做咩成晚都唔見佢既，係咪身體有咩毛病黎唔到呀？我哩個做細佬既好擔心呀。哈哈。」

這番說話顯然不只是說給雅靜一個聽的，因為他笑聲大得甚至連站在場邊的侍應們都聽得到。

「家父要出席雷家既喪禮，二爺理應知曉。」

「唉呀，係啲，近排姓雷既死太多人喇，一時唔記得，哈哈。」笑面虎一邊說，一邊暗自觀察十號的反應。

說及此，喪禮的主角，正是在油站爆炸給燒成焦的那老頭，十號的師傅。

十號心頭一緊，卻面不改容，心裡想著定要找出謀殺師傅的幕後真兇。

「傷心事我地都係唔好提喇。不如講下……」

正當話題一轉之時，清脆而又響亮的玻璃碎裂聲，引來全場每人的一小份注意。

並非誰的粗心大意令玻璃杯掉碎，軟綿的地毯對琉璃是沒殺傷力的。

隨著那一個在賓客手上無故爆裂後，碎裂聲此起彼落。

「我都知今晚唔會咁順利架喇。哈哈！」笑面虎仿佛終於等到奇怪事件發生一樣。

「小姐，此地不而久留，請盡快離開。」十號擋開一塊飛向雅靜的玻璃碎片，同時接過紅酒杯一飲而盡。

待續.....



## 第二十五章：再現

「拿穩！」

十號把全場唯一沒有碎裂的空酒杯交給場邊的一位侍應生，正是剛才雅靜手上那一隻。

就在交出酒杯後，十號打破了大型落地玻璃窗，窗外是早前搭好的竹棚架。

十號著緊的催促雅靜逃走「由哩度爬落去啦！」

但這可不是容易的事，雅靜看向窗外，十三層樓下的車輛小得像熊仔軟糖的大小。

高處吹來的風不止帶點冷，而且帶動了對面大廈的橫額嗖嗖搖動。

仿佛對這千金表示，這高度可不是開玩笑的。

「哩度爬.....爬落去？」艱難的從嘴巴吐出幾個字。

「唔到你簡喇。小姐！過黎！」十號少有的用著命令語氣。

十號的焦急不無道理的，會場內一張張臉孔開始變得逐漸陌生還扭曲著，同時雙腿一對一對溶化成血水流近雅靜。

「呀！」大失儀態的雅靜跑向窗邊，卻因抓不緊竹棚，直墜地面，四肢擺了個正常人類擺不出的姿態，與露出的雪白玉背形成強烈對比。

站在窗邊看見一切發生的十號怒吼：「凌寧你同我出黎！」

臉頰插著「指虎刃」的瘋子從上層的棚架爬下，似笑著的人頭倒轉出現在十號眼前。

待續.....

## 第二十六章：來電

「山東街丫，唔該！」

一句由車尾叫到小巴司機也能聽到的響亮叫聲。

把整車人都喚醒了。剛醒來的，坐過站的，也有同樣需要下車的都逐一下車了。

就在下車不久，不知那裡傳來的電話鈴聲就響起。

「喂？」

少年隨手拿起電話回應。

「我就死，你可唔可以黎救我？」

來自電話另一頭的迫生聲音。

「我就死，你可唔可以黎救我？」

在少年身後的白影同樣說著。

林仔：「番緊工唔好傾電話丫喂。老細係度架。」

少年不知所措的呆著了，還未搞清楚狀況。

「佢真係就死喇，佢比人困左係屯門碼頭既貨櫃入面。」白影繼續說。

「我比人困左係個貨櫃入面。」電話那頭的迫生聲音又再傳來。

顫抖的手停不下來，縱使少年努力裝作平常，但在兩鬢流下的冷汗跟本騙不了誰。

「喂，你冇野呀嘛？」林仔拍一拍少年肩膀。

「得啦，唔好煩。」隨手就掛掉電話了。

「冇野，繼續行啦，推銷電話姐。」

「哇，三更半夜打個推銷電話過黎，條友都幾勤力架喎。」

「你會有報應架，嘻嘻。」白影從後跳到凌寧背上，雙手摟著他那酸軟的脖子。

待續.....

## 第二十七章：迴繞

「呀寧，你不如放個大假啦，近排好唔妥啲。」林仔吃著剛焗好的杯麵。

「我自己知自己事。」雙眼沒離開過電腦屏幕。

「問極你都唔講，係咪等錢洗呀？」

「如果你發覺自己有幻覺，你會點樣分辨出咩先係真實。」凌寧一字一字讀出討論區的標題。

「我唔係你既幻覺呀，只係次元唔同，先令其他人感受唔到我咋。」

按著滑鼠的右手忽然僵硬了。

「你係咪太得閒呀？睇埋曬啲咩呀？」林仔雙腳一伸，辦公室椅子滑動到凌寧身邊。

「屌，關唔關你事呀？」一推開林仔，電腦屏幕同時離奇地熄掉了。

「唔洗熄得咁快嘛？」

「唔係我做架啲。」凌寧驚訝。

「我淨係做到咁多咋。我淨係做到咁多咋。我淨係做到咁多咋。」

腦內不斷回響同一句話語。

「你承認啦，我係真架。」

凌寧僵硬的手背漸漸變黑，現出「○」的圖案。

「喂，你隻手呀！」

林仔看到異狀怪叫著，然而凌寧若無其事的看向他。

「唔洗大驚小怪，你識既呀寧已經唔存在喇。」

與凌寧有著同樣軀殼，卻又有點說不出口的截然不同的人拉開他的抽屜。

一把漆黑的「指虎刃」在他眼內閃亮著。

待續.....

## 第二十八章：黑盒

「你估你捱到幾耐？」

拿著利刃的肅清隊隊長猙獰的笑著。

黑暗的房間，染滿血漬的牆壁，只淨下被大光燈映照著，滿面血痕的凌寧。

右手仍然緊握著他的「指虎刃」。

純黑鋼製的這把利器在房間內，肉眼是看不見的。

但如果凌寧鬆手讓它掉到濕漉的地上，絕對會引起噹噹回響。

「你師傅究竟係邊？」

隊長不死心的再次發起同一個問題。

被突如其來的離心力拋到房間角落的凌寧露出無比燦爛的笑容。

疼痛感由各處傷口從神經線傳至大腦，再度回到傷口。

但這瘋子仍然笑著，仍然緊握那唯一留在掌心的觸感，那處傳出「這不算痛」的那感覺的部位。

「乜我仲未死咩？」

瘋子自問。

「捱。」

若靈在他耳邊輕語。

「右手。」

凌寧吐出兩字。

肅清隊隊長愕然。

「右手？」

伴隨這問句，整個房間不規則的旋轉著。

瘋子輕輕合上眼，站起來。

待續.....

## 第二十九章：列車

「列車將於三小時內到達目的地，請各位隊員聽到廣播後做好失壓準備。因劇烈搖晃或氣溫改變而造成的損傷、幻覺甚至死亡，本車長恕不負責。」

只有鐵路公司知情人士才有資格乘搭上的路線，比地下鐵還要再深入地底層。

廣播後，這超時代的火車正隆隆的駛往只有車長才知道的目的地。

列車的推動力是由那個某某知名的物理學家的偉大無敵驚世定律所建成的獨立往來系統帶出的。據說可以運作幾個五千年，是超越人類文明總和的系統。

可惜的是沒被公之於世，反而被肅清隊據為私用了。

「恭請新任隊長更換就職服裝。」

在豪華貴賓車卡內，雅靜包著一襲黑紗連衣裙，躬身向若靈遞上衣服。

若靈在臥鋪單手撐起自己，頓覺眼窩內極為疼痛。

「我訓左幾耐呀？」她問。

跪在身邊的十餘個黑衣人沒有回答，一直維持躬身的雅靜也沒有。

下意識的看了一看手腕，「D」，深深的印記。

這個代表500的羅馬數字，令她憶起了一句話。

「五百年。哩個係下次見面既時間。」

她師傅交給她的，不止一個印記，不止一句話，還加送一個肅清隊隊長之位。

「係五百年呀，隊長你訓左五百年喇。」

一個個子矮小，卻穿著大碼純白色短袖的小孩從車窗跳進來。

「你快啲換衫啦，第一屆紋身展要開幕架嘛。」

小孩興奮的跑來跑去。

「我唔要見到你地，除左雅靜姐姐，你地全部同我出去。」跑到雅靜身邊，抱著她的大腿說。

「尊命！」

黑衣人各自用各自的方法離開了貴賓車卡。

「姐姐，姐姐，你估爹同娘親會唔會來呀？」

「一定會，一定會，只要雪雪乖乖地，唔好再周圍亂走，姐姐陪你一齊去見佢地好冇？」

「唔得架，唔可以架。嗚嗚嗚.....」小孩無故地哭起來。

「交比我。」若靈瞬速穿起隊長服，一把抱起小孩，把他拋出窗外。

「你做咩呀？」雅靜大驚。

「你去搵佢，搵唔到唔好番黎。」若靈撕碎雅靜的連衣裙。

赤裸裸的她下一秒就消失在她眼前了。

待續.....

## 最終章：到達

在街角陰暗的小巷漏進一點夾窄的夜空反射的光，與垃圾袋差不多模樣的醉酒佬屈膝坐在地上。

比手掌還大隻的老鼠在噬咬著連著少許肉的雞腿骨。

兩個少年剛好拿著沉重的垃圾袋路過。

「哇，好大隻老鼠喎。」其中一個少年驚叫。

「挑，你都未見過大蛇痾尿。」另一個少年隨手就拋走手上的垃圾。

「撲。」

垃圾剛好掉中那個醉酒的人。

「仆街，仲有個人係度。哈哈。」少年二號因自己的大意忍不住失笑了。

「喂，因住佢打鳩你呀。」少年一號小心放下垃圾袋，細心觀察這個一動不動的人型生物。

不過，他卻繼續一動不動的坐著。

「走啦，佢自己識醒架喇。仲有好多野未搞掂呀。」少年二號催促起來。

「哦。」

一隻蟑螂在黑暗的保護色下飛到少年一號的腳上，少年卻不為意。

「係喎，你咪有個新紋身既，比我睇下。」

「要拉高條褲喎，哇！！」

「仆街，甲由呀。」

猛力搖動左腿，讓蟑螂掉到地上。

「哈哈，又話咩未見過大蛇痾尿，甲由都驚。」

「屌丫，佢冇啦啦飛左上黎呀。」

「踩死你！」

看來是為了拿回一點面子，少年一號追著這頑強生物重重的踏了一腳，還轉動了幾下，任由牠的內臟抵不住壓力從甲殼擠出。

「洗唔洗呀你。」

「看來，要下大雨了喔。」仇虫在剛剛的小巷看著天空慢步走出，若加上一部單反按下快門，絕對可以成為一個封面照。

「你邊位呀？」少年一號愕然。

「呀喂，他們是這樣叫我的，呀喂。」仇虫掛起一張沒帶表情的臉。

「條友hi大左呀？」少年二號嘲笑他。

「唔係啫，佢好熟口面啫。」少年一號認真細看這張不太清晰的臉孔。

卻被他身後兩道刺眼的強光直射過來。

「嗚.....嗚.....」古舊蒸氣火車的響號聲是那兩個少年記憶之中聽到的最後的聲音。

- 全文完 -



## 後記

原本以為這屋邨中的一條行人天橋樓梯，凌晨時份不會有人來阻止我想故事。怎料預上一個瘋子。

他慢慢走近，坐在比我高兩級的樓梯，那「指虎刃」還滴著血。

「你試下一野插去我左邊心口丫。」他把「指虎刃」遞給我。

「殺人哩家野我唔做架喎，我寫故架咋。」深怕惹怒了他，隨即呈清我只是個小小的作家。

「放心喎，我唔會死架，你睇下我切左塊面十幾刀都係冇事。」他自信的笑著。

我吞下了一句：「大佬，你搞事唔好搞著我丫。」

我聲音沙啞的回答：「我真係淨係識打字架咋。」

「你唔幫我，我自己黎！」他突然一臉不爽的，一刀插入了右邊胸口。

血液沒有像電視劇中的飛噴我一臉，反而他抽出那「指虎刃」後，除了衣服右胸位置多了個洞之外，還有看到洞內的一道深深的疤痕。

「你.....你唔去變魔術真係晒囉，同埋你哩邊係右邊黎。」我強忍著驚訝和想要鼓掌的衝動。

「係喎！」他突然的站起來，轉身就跑走了。

然而，我還搞不清他那驚醒，是想到可以當個出色的魔術師，抑或終於分清楚左右。